

佳 作 戴小媛

個人簡介：彰化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四年級

彰化師範大學白沙文學獎現代散文第一名

霧件

房間的百葉窗在下午三四點的時候，會在牆面照映出近似彩虹色澤的透光，一折一豎，窄細而搖晃，那個時間我們家沒有一處會開燈，暗得無以復加，只有滔滔的細小碎裂夢囈還獨自清醒著。

對面大媽又再鬼吼鬼叫吩咐她大兒子晾衣服，路口轉角處修車廠無事沒事狂吠不已拴著的黑色兇猛土狗，樓上鄰居躁鬱症又復發在拖拉衣櫃，踩踏拖鞋，啪啦啪啦，啪啦，電梯門關了又開，樓梯間的白色日光燈一閃一爍，一明一滅，啪，啦，斷片似的時差，百葉窗瀟進來的閃爍虹色，一下子就消失不見。

自從我弟發神經跑去當志願役之後，我爸就霸占他的房間在那裏睡掉一整個下午的懶覺。

只有在很少的情況，爸爸偶爾會站在廚房流理台前開著水龍頭，右邊耳朵戴著我淘汰不要的破舊耳機聽著收音機，問我，這是什麼菜？

通常我向他說上了一百句垃圾無營養話，爸爸只會慢慢地回覆我一句，而且是極為笨拙簡單的，好，或者嗯，或者喔。我時常覺得他實在不太像活過五十年頭的人，紫色跟藍色這兩種顏色竟然會搞混，茼蒿跟青江菜分辨不出來，你是誰的誰會唸成隨，儘管我已經糾正讀音無數次，又或者嫩綠葉子的嫩會唸成諾。客家族群簡樸憨厚，節儉保守，他湊巧繼承所有社會上所給予的眼光偏見，還變本加厲極度固執己念，執拗又愚莽，「我不管那個字怎麼唸。」

就如同他不管我或我弟，今天又做些什麼愚蠢事，又或者成全了什麼美好事，他一概不予理會，我甚至說不上這到底屬於優點還是缺點。

項羽本紀有一句話，羊很狼貪，然而這裡並沒有任何錯字，系上教授嚴正批評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，太常出現自相矛盾的謬誤，「這怎麼可能會是在形容羊的性格狠毒呢？」很的古文字描繪比喻回頭看，羊自顧自地回頭東張西望，那兒的湖，這兒的草，脫離隊伍也不在意，正確來說，羊很，是在形容羊的個性執拗任性。

「哦，原來你想讀師範大學嗎？」我爸連這種基本長輩問候語也沒詢問過。我照著不排斥程度胡亂填了三十幾間學校科系，不幸地，或者幸運地，被排序二十幾的志願錄取，隻身闖進一個熱氣橫生的城鎮，學校比以前高中還要狹小貧脊，從租屋處踱步到系館，僅僅短短的五分鐘路程，黏膩的汗是以噴灑的速度狂妄積生，下雨的機率微乎極為地少，熱到崩潰。

相對來說我比較喜歡家那裡的天氣，但是每每下起雨時，綠底白字的路牌，歪斜倚靠在轉角的修車廠，風雨過於盛大時，路牌實在太單薄纖細，被風吹得臨近解

體邊緣，以極為吵鬧不已的撞擊聲，規律性地來來回回，穿透衝撞夜夜日日的雨。

多年下來路牌就這樣依偎在暗紅色磚瓦牆上，隨意地傾斜，像是它只是它唯一的依靠，路名旁的箭頭往錯誤的方向指去，遊走的汽車在下個轉彎處剎車減速，穿梭的機車在下一個路口硬生生繞了一個大圈迴轉。

學校這裡不常下雨，不常颳風，我也就聽不到那猛烈晃蕩的撞擊，敲打整個不停歇的夜色，路牌逼近筆直鋒利，安靜而又沉穩地，指引牽起巷口一群又一群五官模糊的人們，輪廓散散地融化著，昏暗的路燈淺淺地暈開，聚集成群噁心的飛蟲們，微小煩人的不重要存在，滲入每個有光的處所。

我極少開燈，家裡房間的燈用了很久很久很久很久，某天終於壞了。

我爸蹲坐在鋁梯上處轉動燈泡，我蹲坐在木質地板上。

「你不常回來，把這拆掉沒關係吧。」我思考了很久，丟下一句「沒差呢」，就不知道該說些其他什麼話。

以前工廠的同事都稱呼我爸，肥羊，他的名字裡有個洋字，又擁有一副老實憨厚的身形模樣，肥羊肥羊，聽起來就很好欺負的樣子。

國中被討厭癡肥長滿痘痘的同學桌腳下方被奇異筆寫上的名字，高中話不多安靜沉默的同學椅子披散外套所繡的名字，大學行為舉止莫名詭異的同學，連他叫什麼名字也毫無頭緒。

當初會取名肥羊的同事一定也跟我一樣，看不慣我爸羊很狼貪的模樣，只限羊的部分，狼的狠毒並不在討論範圍，可惜。

他並不知曉我為何不常回來，也不打算好奇詢問我為何不常回來，我說一，他不會再問二，儘管我多麼希望他扶推老花眼鏡瞥向我，混濁的喉音卡住莫名其妙淤積的痰，聲音在十分遙遠的地方浮沉搖擺，敲碎的透明酒杯混合放涼溫啞的泡沫，淹弭欲說出的話語，「所以到底是為什麼？」

我弟每次都嫌棄爸爸吃飯的時候，說話帶痰讓他很不舒服。「你怎麼就不清清喉嚨呢，到底有什麼問題？要去檢查嗎？」而他也只會懶散地回說，「這是沒辦法的事，清了也沒差！」我不相信清過或看醫生沒差，很顯然我弟也不相信清過沒差這種屁話，只有我爸自顧自地認為沒有用處。弟弟喜歡去高中同學家玩耍，這習慣從他讀高中到大學都從未停止，把同學家當後花園，每個禮拜皆耗上好幾個小時，半夜三四點才轉開我們家的鑰匙孔，咚咚咚咚地告知全世界他已結束歡樂時光，遍野燃燒似地撤回他亂七八糟的房間。

我對此不滿，對爸爸表示，可以管管你兒子嗎。隔日我弟從倉庫深處挖出一匣精緻小巧的麻將組，「爸，我拿走囉。」

爸爸擰乾了破爛不堪的舊抹布，把麻將細心地反覆來回擦了幾次，才讓弟弟拿出去顯擺，「這很久沒用過要先擦一擦。」家裡地板相隔兩三天才用好神拖隨意抹去，我爸說因為沒人來家裡所以不要緊，鐵窗外的石蓮花也盡是往四處併生舒展，散落在樓下的遮雨棚上，蜿蜒纏繞鏽蝕的交縫處，微微枯萎的灰綠葉片，眠於溫軟

的泥土裡，我爸放任濕潤的淤泥壓扁他肥厚乾涸的身軀，雨季從不缺乏。

疏於穩妥照顧的並不僅僅限於頭髮披散的磁磚地板，也不侷限於擱淺的多肉植物，一塌糊塗的子女，低賤而易碎，瓦解塌陷的顛簸情緒尋不到地方好安放，失敗的迂迴星散在眼皮下，乏善可陳導致的滯銷與無能，傾頹的快樂，銷魂的哀傷，背脊彎曲，掌心冒汗，嘴角緊抵，喉頭酸澀，「我，」

我從來沒有說出來我以為我想要說出口的話給爸爸聽，他只是我的爸爸，也不是什麼誰。

從工廠辭職之後他就維持著睡眠時間佔據大半天的重複性日子，我弟本來勸他要不要再找個警衛或者保全這種簡單應付的工作，但被他嚴正果斷拒絕無數次，「身體不好，老了，不想。」

每天重複一模一樣的重複性規律運作，一大早起床就在使用桌電瀏覽股票趨勢，奢望幸運女神眷顧，或者是看一部盜版資源的中國古裝宮廷劇，還老愛跟我抱怨以前狗血扯到爆劇情的古早韓劇比較好看。

下午霸佔弟弟房間的碩大軟床睡午覺，直直催落到晚上，癱軟陷落在沙發裡，被只會從行車紀錄器還有批批踢踢下的新聞內容洗腦，車禍，打架，火災，外遇，偷竊。

偶爾我好奇他連自己生活都打理得支離破碎，為何還著迷於繼續觀看其他不相干人士的流水帳，到底關我們什麼事。他想瞭解藝人八卦的糾結戀愛羅曼史，卻從不對弟弟房間書桌上滋生的彩虹小物有任何詮釋與過問，牆面貼滿與各式各樣男子的拍立得，身上沾染不同人的香水味道，講話越來越刻薄嗆辣但又伴隨一堆俏皮賣萌的手勢。

我曾經詢問弟弟有沒有想過要跟爸爸說，但弟弟也只是笑笑，「當然不需要，以他的智商，等到爸發現的時候都已經合法了。」我弟性格比我外放積極許多，我很艱難地承認有些部分我竟是如此與爸爸相似。

在大學讀了四年的書，很遺憾的是，並沒有在課堂學會一項端得上檯面的專業才能，Photoshop 威力導演 SAI 操作熟練也只是純粹興趣愛好，半夜跑到網路上認真研究，「你不應該讀這個系，感覺你比較適合……」仍然一事無成，一切情況都照舊，褪色洗鬆的衣領沾黏昨天吃剩的鮮奶土司碎屑，因為只顧著玩電腦而摔到地上缺一角的馬克杯殘留褐色茶漬。

我竟是如此與爸爸相似。

日子只會潮起潮落，黑壓壓的緩慢推移，斷片似的瞬間時差，突然一場記憶模糊的夢再也做不完，把棉被四角對齊摺疊，摺疊再摺疊，我就已經二十二歲，強烈白熾的日光隱約透進灰暗濕氣很重的頂樓租屋處，早上十點會恰好從窗戶打進來，那個時間我若是躺在底下空心而晃動不已的床上，狠狠的陽光迫近我尚未睜開眼的臉，火辣辣地麻疼，把無聊扁平的臉孔熨燙得消解，思緒快要把身體撐破。

畢業之後我就該收拾打包行李滾回家了，但燈泡也不會再裝新的上去，因為爸

爸並不想花太多錢在無用之處，比如投資兒女，又比如自身蒼老的存在。爸爸唯一不太像老年人之處，就是他竟然喜歡 vaporwave 音樂。我弟弟每次一回房間，老是愛把音響轉得極為大聲，前幾日剛好休假回來，自顧自地循環不止蒸氣波音樂的播放清單，懷舊的復古爵士樂，幾乎缺乏任何人聲，垃圾粗糙罐頭音效，卻又帶有霓虹氣息的柔軟與波動。我正準備回去學校，弟弟說要順便載我去車站，音響也不打算關掉。爸爸突然慌忙地從廁所衝出來，還半拉著褲頭，我和我弟一臉莫名地同時看著他，因為他從未特地為我們送行過。

「這是什麼音樂？」他只是為了丟出這句問話，在奇怪的時間點，他突然心血來潮。

我弟弟也覺得當下畫面有點好笑，「爸，是 vaporwave。」爸爸聽了嘗試跟著唸出英文，「凡……波尾？」

跟羊狠狼貪一樣，很，wave，ware，vaporware，人們常常製造衍生一堆謬誤，vaporware 也是個錯字誤植，霧件，這裡並沒有錯字，是廠商宣稱要發表的軟體產品或電子遊戲，但等到最後都從未上市，但這並不算是詐欺，也不是騙局，頂多只是欺負過度樂觀人們的感情罷了，我所擁有的東西都是這樣，百葉窗的虹色微光，一閃一爍，一明一滅，霧氣般的，啪，啦，篩濾進來的霓虹，啪啦啪啦就已經消失不見。